

战地记者讲故事

前哨的守望

■李浩然



插图:唐建平

春节将至,滇南边关某哨台,陆军某边防连二级上士李辉和他的战友正警惕地注视着一切。

顺着他的目光望去,游人如织、车水马龙,横跨河流的公路大桥尽收眼底,远处城市的霓虹耀眼夺目。唯有跨国列车的汽笛声时常提醒我们,此刻身处真正的边防线上。

就在这个哨点,已数不清有多少位哨兵,曾在那些或寒或暖的夜里像我们一样,默默凝视过远方团圆的灯光。

“弟弟,好久不见,你在边关还好吗?”

就在上哨前,李辉接到了哥哥李俊的视频电话。

通过手机视频,我看到那张与李辉十分相似的脸上满是灿烂的笑容。不同的是,弟弟背后是边关冷月,哥哥背后是慈祥的父母。

从他们的聊天里我得知,他们二人不仅是一对孪生兄弟,更是一起并肩作战过的战友。

12年前,18岁的李辉和李生哥哥李俊一同从繁华的城市来到南疆边陲,成为这里的边防战士。

下连后,每逢巡逻执勤、比武竞赛,总少不了他俩较劲的身影。从年

友们一道,时刻守护辖区内数百公里的漫长边境线。

在他的操控下,映入我眼帘的是实时显示防区动态的监控画面。风吹草动尽收眼底,令我惊叹。

李辉自豪地对我说:“过去巡逻执勤,越丛林、翻高山,基本靠一对肉眼和一双铁脚板。如今的边防建设插上了信息化翅膀,现在‘数字边防’‘智慧边防’工程有序推进,一线屏障更加坚固。”

寂静的深夜,可疑情况骤然出现。李辉迅速向上级通传,分析、甄别、研判……千里之外,旅指控中心下令一支巡逻小分队就近开展搜索处置。

看着显示屏里战友们有条不紊地处置情况,我们长舒一口气。就在这时,炊事班给执勤官兵端上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面条。我和李辉接过碗筷相视一笑,大口吃了起来。

走出监控室,天边已泛起鱼肚白,山下口岸人头攒动,开启新一天的忙碌。眼前的祥和安宁,让人更加理解了李辉他们坚守的意义。

采访结束后,李辉送给我一副春联,微笑着祝福我新春快乐,提醒我不要忘记这段经历。

坐在离开连队的卡车上,李辉送别的身影随车速提升渐渐远去,沿路那一座座哨所串起一条边境线上的长龙。当鞭炮声响起,烟花在空中绽放时,这群像李辉一样的边防官兵就在远处注视着、坚守者、喜悦着。



记者心语:

脚下沾满泥土,笔端饱蘸真情。

“龙”文化漫谈

■郭杰 项裕荣

爪,鱼的鳞和须……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。”由此可知,“龙”是我国远古时代在各民族图腾基础上融合而成的,也反映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不断团结凝聚、统一强盛的过程,因而具有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。

“龙”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标志,是中华民族的象征。今天,当我们说到自己是“龙的传人”,内心依旧洋溢着强烈的自豪与认同感。

“龙”字是形声字,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解释:“龙,鳞虫之长。能幽,能明,能细,能巨,能短,能长;春分而登天,秋分而潜渊。”这里描绘了它的形状和特性。早在商周时代的甲骨文、金文中,都已经出现“龙”字,从字形上看,身体细长,头上有角,身上有鳞有爪,显然具备着升天入水、兴云布雨的能力。关于“龙”的这种腾飞能力,古代典籍记载颇详。如《庄子·天运》云:“乘云气而养阴阳。”这是说,“龙”能乘着云雾而养息于阴阳之间。又如《管子·水地》云:“龙生于水,被五色而游,故神。欲小则化如蚕螭,欲大则藏于天下,欲上则凌于云气,欲下则入于深泉。变化无日,上下无时,谓之神。”这也是说,“龙”能随心所欲,能升入高空,潜入深渊,具有变化莫测的神通。更进一步说,与时俱进、顺势腾飞,是“龙”的特性。

在文学作品中,“龙”的种种神通和威力,往往是为了造福于人。屈原曾在《天问》中写道:“应龙何画?河海何历?鲧何所营?禹何所成?”汉代学者王逸解释说:“禹治洪水时,有神龙以尾画地,导水所注……”屈原还在其代表作《离骚》诗中,充满感情地写道:“为余驾飞龙兮,杂瑶象以为车……驾八龙之婉婉兮,载云旗之委蛇。”他幻想着自己在奋勇追求美好理想的道路上,乘坐飞龙牵引、瑞玉

装饰的车,云旗招展,一路腾飞。

“龙”不仅神通广大,而且是品行高尚的象征。在古代神话中,“龙”被看成是能够布云施雨、帮助人类解除灾害的龙王。祭龙祈雨之说,由来也颇为久远。汉代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·求雨》中,根据春夏秋冬季节不同,记述了求雨仪式。秉承这种民俗传统,“龙”的意象也逐渐带有了丰收与吉祥的意蕴,并最终成为生活美满与乡社团结的标志。

在科学普及的现代,我们知道下雨等自然现象与“龙”无关,但古人以求雨的方式团结社会、凝聚力量,共同抵抗自然灾害,这种活动也蕴含着现实价值。

在漫长的历史中,“龙”的美好意蕴广泛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,表现为积极进取的社会心理。比如《太平广记》中记载有“鲤鱼跃龙门”的民间故事,恰好反映了中华民族奋斗不息的特质。各地传承的元宵节舞龙、端午节赛龙舟等民俗,人们广泛使用的“龙飞凤舞”“龙马精神”等成语,都表达了乐观的精神和昂扬的志向。

在军旅文化之中,“龙”和“虎”一样,是一种精神与气魄的象征。如形容战士“龙腾虎跃”,是对其战斗意志的充分肯定;形容将领“龙骧虎步”,是对其威武气概的赞美;形容地貌“龙盘虎踞”,则是对攻守形势的精辟判断。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

在中国文化中,“龙”是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鲜明民族特色的形象。“龙”作为十二生肖之一,除了一般生肖的文化意义,更以其腾飞之势,传达着独特的祝福与情感。腊月的一场降雪,令人联想起毛泽东在《念奴娇·昆仑》中所写:“飞起玉龙三百万……”磅礴的气势扑面而来,文化的精髓就浓缩在这简单的字句之间。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年,是中国人美好的节日记忆。一人腊月,时令会唤醒人们关于年的各种回忆。

军人过年,因时代、地域、条件和担负任务不同,所呈现出的过年模式也各具特色。令我至今难忘的,还是39年前我们驻守海岛时的过年情景。

备柴火

那时的海岛,交通不便,物资匮乏。连队饭堂煮饭,多以烧煤为主。煤是由小艇运上岛的,数量有限。有时遇上恶劣天气,小艇不能出海,岛上闹“煤荒”,烧火做饭就会成为一个难题。我们这些以岛为家的官兵知难不怕难,没有煤,我们就上山砍柴。

那年腊月,我在连队担任指导员,组织全连官兵开展了一场颇具规模的砍柴行动。出发前,我和连长叮嘱大家,只砍被台风吹坏、吹倒的枯树枯枝,挖枯死无用的老树根。

连队官兵整齐列队,昂首挺胸,精气神十足,有序地向数公里外的深山老林行进。

参加砍柴的,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官兵。我们散布在山林间,选准了枯干的树干或树枝挥舞砍刀,刀锋过处,树枝纷落。渴了,就坐在树林间,“咕咚咕咚”灌上半军壶凉白开;饿了,就散立在山石上,吃上几口面包。腊月里的寒冷被热血驱散。

更难忘的是劈柴。我们把各式各样的树枝和树根一起搬到连队的水泥操场上。各班挑选出3名力气大、劈柴经验丰富的官兵,由连长带头在操场上劈柴。劈大的树桩时,斧子要用力抡起来,借着强大的惯性,瞄准树桩上的纹路,一斧一斧劈下去。很快,一根根柴薪就劈好了,整齐地码放在连队的院子里。那时的情景,既有“战天斗地”的军人豪气,也充满了军营过年的欢乐。

买年货

部队驻地的镇子有一条百米长的街巷,每到特定的时间,这里就会变成市场。路两旁还有许多小店,组成当地群众的“购物一条街”。春节来临,商贩纷纷放假过年,这条街巷反而冷清了下来。因此,每年春节,连队都会提前组织各单位分批下岛,去县城购买年货。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盼

■赵国培

比火红的春联
更显光鲜
比热烈的鞭炮
更加激动
一双双眼
早望见,新春的门楣

他乡赶回
与故土团圆
漂泊赶回
与亲情团圆
思念赶回
与期盼团圆
一幢幢
灯火透明的高楼
一座座
灯光温馨的小院
盛满着希望
漾出了期待

盆地高原、天南海北
多少支曲由
多少幅画卷
广袤的热土
喜气祥和
多少朵心花
竞相璀璨



长征

第6034期

海岛上过年

■常树辉

是连队养的猪、鸡、鸭,烧火用的是山上砍来的柴,“熏炉”也是自己动手建造的。我们找来废旧钢管,七八根同距离间隔,一端楔进码好的石墙里,另一端用一人多高的木棍,制成多个三脚架,架稳绑好后,外围再围上帆布。这样,简易的“熏炉”就制作完成了。

熏肉由司务长带领炊事班的战友完成。他们把腌制多天的鸡、鸭、鱼、肉和香肠,罐罐盆盆搬出来,码齐挂好,在架下生火,为这些食材来一场“华丽变身”。

先在架下点燃干草,稍后一点点放进稻壳,然后放入晒干的橘子皮、柚子皮,最后再将新鲜的柏树枝折断放入。此时,雀跃的火苗由大变小,一缕缕白烟似纱似雾、摇曳升腾,弥漫在“熏炉”之中……

一家亲

官兵一致、互助友爱、亲如一家,是部队的优良传统,这种氛围在过年时尤其明显。那时不像现在,有方便的视频电话,能够让佳节时期驻守海岛的官兵随时与家人联络。岛上通讯信号不稳定、书信走得慢,战友就是我们分享新年喜悦与祝福的家人。

在舰艇部队,一艘一艘的官兵都能吃到多艘多艇的年夜饭。那时岛上部队的舰艇吨位很小,舰艇上基本没有专门的餐厅。除夕晚上,舰艇靠在岸边,大家都会把桌子抬到码头上吃年夜饭。我们拿着自己的碗筷齐聚码头,欢声笑语,热闹非凡。你舰炒的菜,分给我舰的官兵尝尝;我艇煮的美食,送给他艇的官兵共享。我们把这顿年夜饭称为“码头宴”和“大联欢”。陆勤连队也一样,你连种的菜,洗净后送给我连;我连养的猪,宰杀后送给他连。这顿热闹的年夜饭吃完,大家一起收拾干净桌椅碗筷,回到各自的岗位,等待着大年初一的晨光洒向海面时,再向战友道一声“过年好”。

如果遇到家属临时来队,从单位首长到战友都会尽一份“岛”主之谊。还记得妻子第一次上岛陪我过年,正是一个除夕。我忙完工作,匆匆赶回临时来队家属房,想着妻子今天刚刚上岛,恐怕来不及做年夜饭。没想到,一进门就闻到了饭菜的香气。妻子激动地介绍:年糕是隔壁的老杨家送的,油炸麻花是战友老王家给的,糖果是东家属区的老林家端来的,馒头是西家属区的同乡老赵家蒸的……妻子说着说着,声音有些哽咽。我听着看着,眼睛也有些潮湿。

熏腊肉

节前,岛上的部队都会各自熏制腊肉。腊肉美味,更重要的是岛上气候潮湿,熏腊这种方式能让我们更好地保存肉类,防止食材浪费。那时熏腊肉,没有什么专业的工具,都是就地取材。肉



红梅(中国画)

宋威作